

# 何毓灵： 殷墟考古如何探寻中华文明根脉？（上）

1928年，考古人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铲起黄土，揭开一个3000多年前璀璨的王朝——殷商王朝的神秘面纱。自此，殷墟考古发掘几未中断，宫殿、王陵、甲骨文、青铜器等惊世发现，确认殷墟即商王盘庚迁殷后的都城，商代历史由此成为信史，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近千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阐释如何通过殷墟考古探寻中华文明的根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殷墟考古对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史有何影响？

何毓灵：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曾指出，“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殷墟考古，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史上都是一件大事。最核心的体现有三：一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实验田，二是中国早期考古学人才培养的基地，三是世界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也处于摸索阶段。如何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运用到中国考古实践中并进行中国化，这是李济、梁思永、吴金鼎

等中国考古学家们在学习西方人类学、考古学时共同面临的问题。

1928年，居首开殷墟发掘之功的甲骨学家、古史学家董作宾，虽关注到与甲骨伴出的其他遗物，但甲骨仍是首要目标，发掘方法不得要领；1929年，有人类学背景的李济加入殷墟考古发掘，他未能严格采用地层学方法，但充分认识到了了解地层堆积的重要性；1931年，梁思永主持殷墟后冈遗址发掘时，发现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即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商文化层由下而上的三层堆积，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华文明从史前到历史时期一脉相承，有力回应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当时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化学者重塑自信的标志性事件。自此，中国近代考古学开始走向成熟。殷墟早期发掘取得巨大成果，与上述考古学家不断探索、追求科学是分不开的。殷墟也因此成为早期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实验田，并初步形成了中国风格的考古学。至今殷墟考古人仍秉持这种开拓创新的理念。

殷墟发掘理论与方法逐渐成熟的过程，不仅仅是董作宾、李济、梁思永、

郭宝钧等前辈考古人自身摸索、学习的过程，也是以“考古十兄弟”为代表的后辈迅速成长的过程。因发掘工作与人才培养的需要，一批年轻人走进殷墟，如石璋如、刘耀(尹达)、胡厚宣等。从初生牛犊到学术大家，殷墟不仅成就了他们个人，也成就了考古学。由这些人枝蔓发展，中国考古学人才梯队与队伍逐渐建立。殷墟正可谓中国考古人才的培养基地。

殷墟对世界考古学史也有深远影响。殷墟早期考古发掘发现了王陵宫殿以及跟甲骨文同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引起西方学者高度关注。

1932年，因殷墟的重要价值，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获得了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法国儒莲奖，这表明以李济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人取得的成果得到了“西方汉学中心”的巴黎国际学术界的承认。1934年，正在北京留学、后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及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的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多次到殷墟进行考察学习。殷墟当时的影响力由此可见。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到殷墟参观、交流、学习的主要是苏联、越南、日本等国的学者、学生。改

革开放后，殷墟与世界的互动交流逐渐频繁，更多欧美学者、学生到殷墟交流学习，一些国际合作的前沿科研也在殷墟开展。2006年，殷墟作

为世界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殷墟价值得到世界认可、屹立于世界考古之林的最佳证明。



2018年，殷墟迎来其科学发掘90周年华诞。海内外考古学专家学者代表参观考察殷墟内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妇好墓。孙自法 摄



航拍今日殷墟一隅。阙力 摄



殷墟发掘现场，照片摄于1930年。来源：视觉中国